

新年心语

□曹建龙

精神路标,静静接住扑面而来的春讯。

三

跨年如桥。一头连着昨日烟火,一头接着今朝晨光。

岁月的浆,悠悠摇过逝水,将簇新的年岁送到眼前。新年的爱音,恰似脆生生的鼓点,在冰封天地间欢快跃动,跳跃着不尽的欢喜。

新年的钟声像发令枪,让所有追梦人满怀热望,站在起跑线上。要跑出日子的红火,跑出前路的辽阔,跑出崭新的模样。

新年是一扇窗。推开窗眺望,原野、山川、河流、街巷、炊烟,满是春意的涟漪,摇曳着新绿。

四

敲响新年的铜锣,我们挽起臂膀再启程。

笑声如溪,淌向不远的花海;号子如歌,融进渐渐苏醒的田野。一千个期许是序章,一千种奔赴是远方。所有序章和远方,都凝成了新年的模样。

新年,是高扬的风筝线,牵着千家万户的期盼——飘荡在乡村的袅袅炊

烟里,也穿行于城市的车水马龙之中。我攥紧这根线,愿把满腔热忱与赤诚,都献给这片滚烫的土地。

五

路再远,远不过新年的征程;梦再长,长不过新年的向往。

新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整装待发,而是一群人的挽手同心,逐光而行。

面向新年,我们稳稳踏出的每一步,都朝着光的方向,朝着憧憬的美好。攥紧更好的机遇,耕耘更甜的生活,编织更美的梦想。

新年是新火种,是新征程,是新远方。我们凝心聚力,走在新年的路上,深扎“根系”,以更坚实的步履踏平前路崎岖;舒展“枝叶”,凭更充盈的底气活出自己的精彩。

六

时光如流。



阳光洒在秃枝桠上,微风裹着干爽暖意,无刺骨寒凉,冬日竟这般温柔。

偏心里那团火更烈,顺着血脉,悄悄暖着身边人。

街巷间的喝彩,田埂上的祝福,道不尽的情谊,从四面八方涌来,铺在四季轮回的崭新扉页上,像红绸子似的,漫溢着滚烫的盼头。

新年的吉日里,看千家万户,笑靥如花,意气风发,掀开幸福的序幕,甜透朝夕。新年的暖,不需要用华丽辞藻,就浸在烟火气里。

二

一场雪悄然而至,用素净笔触描摹原野,勾勒岁月的安宁。

铺展在季节的信笺上,浸透冬日的清冽。雪,以一身纯粹的白,无声诉说大地的心声。

然而新年里,每个人心底悄然点亮的微光,却比雪花更为透亮,也更为厚重。抬头看见的雪色,不是冬日的句点,是希望的序章。

冬风虽寒,心却温暖。寒风中的每一次躬身,每一次挺立,都化为无声的

为岁月种下从容

□吴霞

清晨的菜市场像口沸腾的大锅。我挤在卖空心菜的摊位前,看穿蓝布衫的阿婆弯腰整理菜筐——她的手粗粝,指节因常年劳作有些变形,却极有耐心:先把沾泥的根须理齐,再摘去发黄的叶尖,最后将菜梗浸到清水里晃一晃。旁边穿西装的年轻人等得不耐烦,催促:“快点称啊!”阿婆抬头笑:“莫急莫急,菜洗干净了吃着才甜。”

这声“莫急”像颗小石子,荡开我心里的涟漪。我们总说“岁月匆匆”,可阿婆的菜筐里,分明藏着另一种时间。

从容是什么?是苏轼被贬黄州,在临皋亭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是王维晚年在辋川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汪曾祺被下放牛棚,仍蹲在土墙根画马铃薯,把每个芽眼都描得清清楚楚。他们不是没经历过风雨,而是懂得在风雨里种一棵叫“从容”的树。

整理祖父遗物时,我在樟木箱底翻出本泛黄的日记本。纸页边角磨得起毛,墨迹却依然清晰——那是他上世纪60年代在乡下当教师时写的。工资微薄,教案纸背面记着柴米账,可每页空白处都画着牵牛花、老母鸡,甚至有一幅歪歪扭扭的月相图。“那时候穷啊!”母亲说,“你祖父总说,日子再紧,也得留些空隙给月光。”原来从容不是无风无浪的坦途,是在泥里种莲的本事——根须扎得深,才能在浊水里开出清静的花。他走后,我把那幅月相图夹在书里,偶尔翻到,仿佛还能看见他在煤油灯下眯眼描摹的模样。

现代人总怕“慢”。信息爆炸时要“快速迭代”,教育孩子要“赢在起跑线”,连喝杯咖啡都要赶“第三波浪潮”。可那些被催促着长大的人,后来怎么样了?我见过太多人,三十岁就活成了Excel表格,每分每秒都标着KPI;见过太多婚姻,因为“效率”太低而散场,却忘了爱情本就需要“闲坐说玄宗”的钝感。

朋友小夏在社区开了间手作陶坊。有人笑她“赚不到钱还折腾”,她却说:“你看泥巴,揉的时候要慢,拉坯的时候要稳,烧窑更要等三天三夜。急什么呢?该成的时候,自然成。”她的陶壶没有流水线的精致,却带着指纹的温度。有次我去,见她教小朋友捏杯子,孩子们笨手笨脚,她却不纠正,只说:“你看,歪歪扭扭的也很好看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从容不是刻意的慢,是对生活本质的信任——春种秋收需要时间,人心沉淀也需要时间。

《菜根谭》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古人早把道理写在风里了。从容不是逃避,是把“必须怎样”的焦虑,换成“可以这样”的温柔;是把追赶时间的脚步,调成和心跳同频的节奏。

暮色里,阿婆的菜筐空了。她收拾碎碗时,我又听见那句话:“菜要慢慢挑,日子也要慢慢过。”晚风掀起她的蓝布衫,我忽然觉得,所谓岁月,原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田。我们撒下的每一粒从容,都会在某一天,长成遮荫的树,开成解语的花。

毕竟,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追赶的路上,而在从容的心里。



年年有“余”

周文静 摄

儿时的年味(外一首)

□艾建桥

儿时的年味
是春联上的墨香
是福字里的憧憬
那一抹温暖的红
在我的心头绽放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惊飞屋檐下的麻雀
鸟窝朝着太阳的方向
闪着幸福的光
饺子包里祝福

香烛弥漫着喜庆
全家人,逛庭院的一棵梅树
对饮
笑声,在酒杯里沸腾
窗外,所有新生的事物
都长出薄薄的翅膀

乡村年味

在乡村的年里
时光也能沉醉

年味,像炊烟一样
飘向天空
红灯笼,点亮古老的柴扉
春联贴满岁月的门楣
声声锣鼓,敲出喜庆与吉祥
欢乐的余音袅袅
与舌尖的佳肴纠缠不清
腊肉糍粑,藏匿父母浓浓的爱意
乡亲们的笑容
在一杯酒里荡漾

腊味和年味

□鲍安顺



腊肉煮熟切成薄片,透明发亮,色泽鲜艳,淡黄里透红。也可切成块,盛在大碗里,黄亮亮,香喷喷,油光一闪一闪的,或者炒、烧、蒸、煮、炖、煨,都能做成各式各样的过年菜肴,那是一流的家常味道,吃起来,醇香绕舌,肥而不腻,瘦肉也不塞牙。我只想想起腊肉,看到腊肉,就馋得直流口水。

腊味就是年味,湖南人过年,最爱的口味就是腊味。经过烟熏的肉,才是正宗湖南味,吃到了才有过年的味道。腊月里,看到柴火炉上挂着的腊肉,一排排的,气势庞大。听湖南人说,重口味的湖南人,喜欢辣味,更爱腊味,那是根深蒂固的乡愁,扎根在每个湖南人的骨子里。

腊肉,远可闻香,吃了有柴火的烟熏香气。熏腊肉时,年就要来了,年味也渐浓了,那是活色生香的腊月光。在乡下,从腊月伊始,朔风里树叶黄了,人们将那猪肉砍成条块,和盐,用粽叶穿好,挂到柴房的灶上,烟熏火燎,逐渐完成腊肉的蜕变,色泽金黄,浓香四溢,让人垂涎想吃。

中国十大腊味,皆是舌尖上的年味记忆,分别为四川烟熏腊肉、广式腊肠、湖南腊肉、湖北腊味、哈尔滨风肠、金华火腿、北京酱肘子、陕西腊牛肉、南京板鸭和新疆腊羊肉,每种风味独特,制作工艺皆不相同。我还吃过很多不同的腊味,有东莞腊味油

鸭、广州鸭润腊肠、徽州刀板香、宁波海鲜腊味的鱼鲞、鱼干、虾干,还有陇西火腿、长治腊驴肉、开封腊羊肉和北京清酱肉,真是五花八门,吃得唇齿留香。

我家年夜饭,必吃腊肉炒冬笋,那是母亲拿手私房菜,加有干辣椒、油炸、青菜等,同时翻炒,油溜溜的,色泽鲜艳亮丽,肉味鲜香。腊味合蒸,也是我家过年常吃菜,有腊鸡、腊肠、腊肉、腊鸭、腊鱼等等,一起放在碗里,用鸡汤清蒸而食,味觉丰富,那腊肉腊鸭耐咀嚼,肥而不腻;腊鱼肉质爽滑,鲜上加鲜;腊鸡柔嫩鲜滑,各种腊味齐聚一堂,有蒸蒸日上的美好寓意。

是啊,那腊肉的美味,香得让人上瘾,有血浓于水的乡情,有舌尖上的柔软眷恋。那腊肠、腊肉、腊鸭、腊鱼等,是年菜,也是味蕾上的乡愁。有谚语说:“未曾过年,先肥屋檐。”那寒冬腊月,阳台或屋檐下挂起的腊味,在阳光下,寒风里,悠然弥漫香味,让人心生情愫,望了就有食欲,也有了贪吃的念头。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说:“腊,干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那残肉,指先民一时吃不完的兽禽肉,为了保存,将其制成肉干,备以日常所食。古时的腊肉,与臘肉读音不同,意思也有所区别,前者指所有的干肉,后者通指农历腊月里准备的用作祭祀的干肉。周代以后,祭祀礼仪渐渐淡薄,腊肉与臘肉的界限,逐渐模糊了。

有年春节临近,我去重庆渝北乡下,那里的村民,熏香肠、腊肉,以备春节吃,那场面让我感觉年味很浓。广式腊肠,我喜欢用它做煲仔饭,几根腊肠,几根青菜,一些大米加上调料一起煲,藏在腊肉里的汁水渗入米饭,扑鼻的腊味香,让人垂涎三尺,人人吃上一小碗,那怕一小口,就让一家人的年夜饭,有了完美的结局,满足的收官。

腊味,是中国数千年沿袭至今的民俗风情,充满了生活智慧,亲情温暖,是家乡的味道。《舌尖上的中国》说:“这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什么,哪一种是什么。”

腊味,是春节团圆饭桌上,常有的年菜,让人感受到年的气息。自宋代以后,腊肉已在春节餐桌上,不可缺少,民间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腊肉”一说。过年前做腊味,是中国许多家庭的传统习惯,腊月年关,新春伊始,人们吃着腊味,心里热乎乎的那屋檐下、阳台上,一串串腊制品,惹人垂涎,带着烟火人间的浓浓年味。

那腊味和年味,早已融为一体,深藏在中国文化里,成为人文风光,优良习俗。在年的喜悦里,我们温一壶酒,切一盘腊味,惬意地享受冬日阳光,饮酒微醺,那乡情与佳节,那时光与怀念,让我惬意地闻到了,那腊味飘香,风味长存的朴实和温暖。



儿时的记忆,总裹在巷弄里的声响与香气里,藏着爆米花的甜、棉絮的暖,还有刀刀磨亮的光,连风里都飘着日子的鲜活气。

巷口香气四溢的爆米花摊是最先勾人的。上世纪70年代的冬天,在家乡巷口空旷的地方,

经常会看到围着一群人,围观的“明星”则是儿童们崇拜的爆米花师傅。一个压力表、一个形似葫芦的手摇式压力锅、一副手摇式压力锅架、一个矮矮的小炭火炉子、一台手拉风箱、一个半截荆桶缝接半截帆布袋装爆米花的家什,这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的爆米花师傅全部家什。

圆滚滚的铁罐架在炭火炉上,老伯伯戴着蓝布帽,手摇着木柄转得“吱呀”响,玉米粒在罐里“沙沙”轻撞,像藏了一罐子细碎的期待。我们几个孩子攥着妈妈给的搪瓷缸,围在炉边小烤火,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肯挪步,眼睛死死盯着罐子上的压力表,看那指针一点点往上爬,心也跟着悬到嗓子眼。“要响喽!”老伯伯突然喊一声,我们“呼啦啦”往后退,却又忍不住从小伙伴的肩头探着脑袋。他把罐子塞进粗布口袋,手一扳机关——“嘭!”一声巨响震得耳朵发麻,白花花的热气裹着焦糖香瞬间涌出来,玉米粒就这么变成了蓬松的爆米花,哗啦啦落在布袋里,还带着炭火气的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清香。最搞笑的是,几锅爆米花下来,师傅仿佛从战场下来,满脸的硝烟。

巷尾弹棉花的小屋总飘着如雪的白絮。老匠人站着,怀里抱着张弯弓似的弹弓,牛筋弦绷得紧紧的。妈妈牵着我的手,拎着用旧床单裹着的旧棉絮,说要弹一床新棉被。老匠人接过棉絮,左手扶着弓背,右手捏着木槌,“嘭、嘭、嘭”地敲下去,弦声忽轻忽重,像春日里的雨打在窗棂上,又像远处传来的闷雷。随着木槌起落,旧棉絮里的硬块被敲散,纷纷扬扬的棉絮飘起来,落在他灰扑扑的肩头、发间,像落了层薄雪,他却浑然不觉,只盯着手里的棉花,眼里满是专注。棉絮渐渐变得蓬松柔软,像揉碎的云朵。他放下弹弓,拿起竹制的纱框,把棉絮一点点铺上去,手指轻轻抚平,再用细纱线纵横交错地绷在上面,拉得紧紧的,棉絮就乖乖地固定在纱框里,成了棉被的雏形。阳光从

里,游客随手捏制的泥坯,经烧制便成了瓷,让随心所欲的灵感凝固下来。他制作的“乌桕爱琴”文创品,取材于景区栽植的树——乌桕:褪去白蜡的乌桕籽,串成项链;乌桕之叶,火红依旧;光洁的瓷片,形呈心状……每一件都带着自然的气息与手作的温度。

此地名乌桕桥,是一个曾因桥而名、因河而兴的江南圩区水乡。村民们多养殖鱼虾,种植莲藕、红菱等水生植物,后因附近农具打制与交易逐渐兴盛,此地便被唤作犁桥了。水润圩田,桥通两岸。以前人们肩扛犁耙农具跨过犁桥,就走进了农耕中国的春天。而此时的犁桥水镇,由110栋明清徽派老建筑和8条古建街道移建而成,有衙门、民居、楼阁、长廊、祠堂、更楼、店坊等等,翘角飞檐,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景区开园没多久就成了“网红”,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身着汉服,手持团扇来此打卡,熙熙攘攘。景区内颇为热闹,打更巡街、状元巡街、锣鼓开道、红袍映喜等民俗在上演,铜艺、蜡染、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展示,一座座石桥串联起两岸烟火。每每夜晚,当一轮新月悬在仁丰塔上,水镇的灯光从店铺中、街檐下、马头墙角渐次点亮,与天上的群星遥相辉映。一盏盏大红灯笼,将灯光铺在水面上,秀出水镇迷人的夜景。

偶得诗句,送给圩田:“在浮世的背面,你和莲相对而坐,你的宁静打动了我,你在旧时的时光小住,只是跟自己重逢,只是把自己变成一株植物”于一室内,于心的僻静处,得一份安然,便是田田居。

田田居原本是一间闲置的民居,由画家圩租下后改造而成。旧平房是一厅两厢的村居格局,大圩留了一厢做客房,将客厅与另一厢的墙面打通,立起一排展柜,柜中整齐码着书册,错落摆放着工艺品。他又在屋顶上加盖了观景阳台,沿木梯而上,便可将屋后的荷塘景致尽收眼底。我们冒着细雨拿着长篙勾起莲蓬,不多时便捧上青嫩的莲蓬,剥一颗放进嘴里,清甜里裹着淡淡的苦涩,那是江南夏日独有的滋味。

“田田居”之名,取自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屋后那池莲,似是此间的灵魂所在。虽未见到鱼戏莲叶的景致,却有一只木船藏于莲叶里。大圩划着船游于莲丛深处,就像是一尾戏莲的鱼儿。“河上花,一干叶。”池塘里,莲叶挨挨挤挤,层层叠叠,一叶接着一叶,恰如汉乐府中的叠词。雨后的荷叶绿得肆意,绿得透亮,仿佛饱吸着烟雨。风一吹,莲叶便顺着风的线条轻轻摇曳,水面泛起细细的纹路。雨珠落在莲叶上,滚来滚去,树往远处看,莲塘连着田埂与村落,树木葱茏,菜畦青青,皆是质朴的乡野景致。这是大圩的工作室,莲花的清香混着墨香漫开。当一个人坚守内心的河流时,田田居就适得其所了。

大圩喜画枯荷,寥寥几笔,残梗枯叶便跃然纸上。他的枯荷,不是一般的萧瑟,而是在枯瘦清冷中透出苍劲的意味。他将寥落的时光、枯败的白骨藏在笔端里,反比绽放的莲花更见神韵。那些残叶的墨色,没有籽实饱满、叶绿花红时的张扬,却多了历经风雨后的秋气,枯荣之间更有生命的韧性。那简约的笔墨,有着另一番烂漫。大圩的“游于艺”不止于笔墨,于他而言,泥土、石头、植物皆可作画笔。与“田田居”一墙之隔的犁桥水镇景区里,他还辟有一间陶艺坊。在那

里,游客随手捏制的泥坯,经烧制便成了瓷,让随心所欲的灵感凝固下来。他制作的“乌桕爱琴”文创品,取材于景区栽植的树——乌桕:褪去白蜡的乌桕籽,串成项链;乌桕之叶,火红依旧;光洁的瓷片,形呈心状……每一件都带着自然的气息与手作的温度。

此地名乌桕桥,是一个曾因桥而名、因河而兴的江南圩区水乡。村民们多养殖鱼虾,种植莲藕、红菱等水生植物,后因附近农具打制与交易逐渐兴盛,此地便被唤作犁桥了。水润圩田,桥通两岸。以前人们肩扛犁耙农具跨过犁桥,就走进了农耕中国的春天。而此时的犁桥水镇,由110栋明清徽派老建筑和8条古建街道移建而成,有衙门、民居、楼阁、长廊、祠堂、更楼、店坊等等,翘角飞檐,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景区开园没多久就成了“网红”,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身着汉服,手持团扇来此打卡,熙熙攘攘。景区内颇为热闹,打更巡街、状元巡街、锣鼓开道、红袍映喜等民俗在上演,铜艺、蜡染、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展示,一座座石桥串联起两岸烟火。每每夜晚,当一轮新月悬在仁丰塔上,水镇的灯光从店铺中、街檐下、马头墙角渐次点亮,与天上的群星遥相辉映。一盏盏大红灯笼,将灯光铺在水面上,秀出水镇迷人的夜景。

偶得诗句,送给圩田:“在浮世的背面,你和莲相对而坐,你的宁静打动了我,你在旧时的时光小住,只是跟自己重逢,只是把自己变成一株植物”于一室内,于心的僻静处,得一份安然,便是田田居。

